

## 七 再谈哑谜

晚风起了，这说明已到了早晨一两点钟左右。可怜的珂赛特一句话也不说。她倚在他身旁，坐在地上，头靠着他，冉阿让以为她睡着了。他低下头去望她。珂赛特的眼睛睁得滚圆，好象在担着心事，冉阿让见了，不禁一阵心酸。

她一直在发抖。

“你想睡吗？”冉阿让说。

“我冷。”她回答。

过一会，她又说：

“她还没有走吗？”

“谁？”冉阿让说。

“德纳第太太。”

冉阿让早已忘了他先头用来噤住珂赛特的方法。

“啊！”他说，“她已经走了。不用害怕。”

孩子叹了一口气，好象压在她胸口上的一块石头拿掉了。

地是潮的，棚子全敞着，风越来越冷了。老人脱下大衣裹着珂赛特。

“这样你冷得好一点了吧？”他说。

“好多了，爹！”

“那么，你等一会儿。我马上就回来。”

他从破棚子里出来、沿着大楼走去，想找一处比较安稳的藏身的地方。他看见好几扇门，但是都是关了的。楼下的窗子全装了铁条。

他刚走过那建筑物靠里一端的墙角，看见面前有几扇圆顶窗，窗子还亮着。他立在一扇这样的窗子前面，踮起脚尖朝里看。这些窗子都通到一间相当大的厅堂，地上铺了宽石板，厅中间有石柱，顶上有穹窿，一点点微光和大片的阴影相互间隔。光是从墙角上的一盏油灯里发出来的。厅里毫无声息，毫无动静。可是，仔细望去，他仿佛看见地面石板上横着一件东西，好象是个人的身体，上面盖着一条裹尸布。那东西直挺挺伏在地上，脸朝石板，两臂向左右平伸，和身体构成一个十字形，丝毫不动，死了似的。那骇人的物体，颈子上仿佛有根绳子，象蛇一象拖在石板上。

整个厅堂全在昏暗的灯影中若隐若现，望去格外令人恐惧。

冉阿让在事后经常说到他一生虽然见过不少次死人，却从来不曾见过比这次更寒心更可怕的景象，他在这阴森的地方、凄清的黑夜里见到这种僵卧的人形，简直无法猜透这里的奥妙。假如那东西是死的，那也已够使人胆寒的了，假如它也许还是活的，那就更足使人胆寒。

他有胆量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，想看清楚那东西究竟还动不动。他看了一会儿，越看越害怕，那僵卧的人形竟一丝不动。忽然，他觉得自己被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控制住了，不得不逃走。他朝着棚子逃回来，一下也不敢往后看，他觉得一回头就会看到那人形迈着大步张牙舞爪地跟在他后面。

他心惊气喘地跑到了破屋边。膝头往下跪，腰里流着汗。

他是在什么地方？谁能想到在巴黎的城中心竟会有这种类似鬼域的地方？那所怪楼究竟是什么？好一座阴森神秘的建筑物，刚才还有天使们的歌声在黑暗中招引人的灵魂，人来了，却又陡然示以这种骇人的景象，既已允诺大开光明灿烂的天国之门，却又享人以触目惊心的坟坑墓穴！而那确是一座建筑物，一座临街的有门牌号数的房屋！这并不是梦境！他得摸摸墙上的石条才敢自信。

寒冷，焦急，忧虑，一夜的惊恐，真使他浑身发烧了，万千思绪在他的脑子里萦绕。

他走到珂赛特身旁，她已经睡着了。



